



07585



學統卷之五十六下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統

釋氏

整庵羅氏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是言矣至其荅門人之問則又以爲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蓋方是時禪學盛行學者往往溺於明心見性之說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置思故常陷於一偏蔽於一已而終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一

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二程切有憂之於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彼此交盡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於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誠亦鮮矣又曰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未有物格知至而不能通乎此者也佛氏以山河大地爲幻以生死爲輪廻以天堂地獄爲報應是其知之所未徹者亦多矣安在其爲見性世顧有尊用格此物致此知之緒論以陰售其明心之說者是成何等見識耶佛

氏之幸吾聖門之不幸也

又曰唐宋諸名臣多尚禪學學之至者亦儘得受用蓋其生質既美心地復緣此虛靜兼有稽古之功則其運用酬酢雖不中不遠矣且凡爲此學者皆不隱其名不諱其實初無害其爲忠信也故其學雖誤其人往往有足稱焉後世乃有儒其名而禪其實諱其實而侈其名者吾不知其反之於心果何如也

又曰吾儒只是順天理之自然佛老二氏皆逆天背理者也然彼亦未嘗不以自然藉口邵子有言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片言可以折斯獄矣顧彼猶善爲遁辭以謂佛氏門中不舍一法夫既舉五倫而盡棄之矣尚何法之不舍耶

又曰張子詔以佛語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於聖門亦甚矣而近世之譚道者或猶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夫

又曰國初深於理學者殊未多見禪學中却儘有人儒道之不融雖則有數存焉吾人不得不任其責也

當時宋潛溪爲文臣之首。文章議論施於朝廷。而達  
之天下者。何可勝述。然觀其一生受用。無非禪學。而  
已。以彼之聰明博洽。使於吾道誠加之意。由博而約。  
當有必至之理。其所成就。豈不偉然。爲一代之鉅儒  
哉。棄周鼎而寶康瓠。吾不能不深爲潛溪惜也。  
又曰。禪學畢竟淺。若於吾道有見。復取其說而詳究  
之。毫髮無所逃矣。

又曰。嘗閱佛書數種。姑就其所見而論之。金剛經心  
經。可謂簡盡圓覺詞意。稍複法華緊要指示處。纔十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三

二三餘。皆閒言語。爾且多誕謾。達摩雖不立文字。直  
指人心。見性成佛。然後來說話。不勝其多。亦嘗畧究  
其始終。其教人發心之初。無真非妄。故云。若見諸相  
非相。卽見如來。悟入之後。則無妄非真。故曰。無明真  
如。無異境界。雖頓漸各持一說。大抵首尾銜決。真妄  
不分。真誠淫邪。遁之尤者。如有聖王出。韓子火攻之  
策。其心在所取矣。

又曰。朱子嘗荅金剛經大意之問。有云。彼所謂降伏  
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衆生之心。入宅

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是此恐未然詳其語意只是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蓋欲盡滅諸相乃見其所謂空者爾

又曰法華經如來壽量品所云成佛以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常住不滅雖不實滅而言滅度以是方便教化衆生此經中切要處諸佛如來秘密之藏不過如此間言語居其大半可厭分別功德品偈中所說若布施若持戒若忍辱若精進若禪定五波羅蜜皆謂之功德及云有善男女等聞我說壽命乃至一念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四

信其福過於彼蓋於雖滅不滅之語若信得及卽是實見是爲第一般若多羅蜜其功德不可思議以前五者功德比此千萬億分不及其一只爭悟與未悟而已

又曰事理二障出圓覺經其失無逃於程子之論矣經有草堂僧宗密疏畧未及見但見其所自序及裴休一序說得佛家道理亦自分明要皆只是說心遂認以爲性終不知性是何物也此經文法圓熟照應分明頗疑翻譯者有所潤色大抵佛經皆出翻譯者

爾之手非盡當時本文。但隨其才識以爲淺深工拙焉。  
又曰中庸舉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二語而申之云言其上下察也。佛家亦嘗有言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語意絕相似只是不同若能識其所以不同自不爲其所惑矣。

又曰朱子嘗論及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干罪惡卽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爾所舉王履道者愚未及詳考其人但嘗驗學統卷之五十六下異統五之邪。恕。明。辨。有。才。而。復。染。禪。學。後。來。遂。無。所。不。爲。吁。可。畏。哉。

又曰異端之說自古有之考其爲害莫有過於佛氏者矣。佛法初入中口惟以生死輪迴之說動人人之情莫不貪生而惡死苟可以免輪迴出生死安得不惟其言之聽既有求於彼則彼之遺君親滅種類凡得罪於名教者勢不得不姑置之然吾儒之信者猶鮮也。其後有達摩者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以爲一聞千悟神通自在不可思議則其說之玄妙迥非前

曰○此○矣○於○是○高○明○者○亦○往○往○惑○焉○惑○及○於○高○明○則○其○  
害○有○不○可○勝○救○者○矣○何○哉○蓋○高○明○之○士○其○精○神○意○氣○  
足○以○建○立○門○戶○其○聰○明○才○辨○足○以○張○大○說○辭○既○以○其○  
道○爲○至○則○取○自○古○帝○王○精○一○執○中○之○傳○孔○門○一○貫○忠○  
恕○之○旨○克○已○爲○仁○之○訓○大○學○致○知○格○物○之○教○中○庸○性○  
道○中○和○之○義○孟○子○知○言○養○氣○盡○心○知○性○之○說○一○切○皆○  
以○其○說○亂○之○真○妄○混○淆○學○者○茫○然○莫○知○所○適○一○入○其○  
陷○穽○鮮○復○能○有○以○自○拔○者○故○內○之○無○以○立○大○中○至○正○  
之○本○外○之○無○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教○衰○而○俗○敗○不○但○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六

可○爲○長○太○息○而○已○向○非○兩○程○子○張○子○朱○子○身○任○斯○道○  
協○心○竝○力○以○排○斥○之○吾○人○之○不○變○於○口○者○能○幾○何○哉○  
惟○數○君○子○道○德○之○克○備○學○術○之○純○深○辨○論○之○明○確○自○  
孟○子○而○後○莫○或○過○之○故○其○言○一○出○聰○明○豪○傑○之○士○靡○  
不○心○服○近○者○親○而○炙○之○遠○者○聞○風○而○起○相○與○爲○之○羽○  
翼○以○推○行○其○說○於○天○下○者○繩○繩○不○乏○迨○我○聖○祖○出○位○  
隆○君○師○興○學○育○才○一○以○五○經○四○書○及○數○君○子○之○說○爲○  
教○則○主○張○斯○道○者○又○誠○有○所○賴○矣○故○自○朱○子○沒○迄○今○  
三○四○百○年○天○下○之○士○非○聖○賢○之○學○不○講○而○所○謂○禪○學○

者以之滅息是豈一人一日之力哉夫何近世以來  
乃復潛有衣鉢之傳而外假於道學以文其說初學  
之士既莫能明乎心性之辨世之老師宿儒又往往  
不屑究心於所謂禪者故其說之興能救正者殊鮮  
而從之者實繁有徒其志將以求道也曾不知其所  
求之非道也豈不誤哉

又曰佛氏之所謂性覺而已矣其所謂覺不出乎見  
聞知覺而已矣然又有謂法離見聞知覺者豈見聞  
知覺之外別有所謂覺耶良有迷悟之不同爾後來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七

其徒之桀黠者因而造妖捏怪百般作弄神出鬼沒  
以逞其伎倆而聳動人之聽聞祇爲衆人皆在迷中  
不妨東說西說謂莫能與之明辨也今須據他策子  
上言語反覆異同處一一窮究以見其所謂性者果  
不出於見聞知覺別無妙理然後吾儒之性理可得  
而明有如士師之折獄兩造具備精加研覈必無以  
隱其情矣其情既得則是非之判有如黑白至此而  
猶以爲是不幾於無是非之心者乎

又曰達摩者禪家之初祖也其傳法二祖時嘗謂之



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遂併授之。自後其徒。皆尊信此經。以爲秘典。則今所空按據。以窮究其所謂性者。無出此經。此經大旨。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識。曰二無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經中明言之矣。五法者。名也。相也。妄想也。正智也。如如也。三自性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八識者。識藏也。意根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我。法無我也。凡此諸法。不出迷悟兩途。蓋迷則爲名爲相爲妄想爲妄想緣起。自性爲人。

學統

卷之五十六

異統

八

法二執。而識藏轉爲諸識。悟則爲正智。爲如如。爲成自性。爲人法。無我。而諸識轉爲真識。所謂人法。則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是已。五陰者。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也。加之六識。是爲十八界。合而言之。人也。析而言之。法也。有所覺之謂悟。無所覺之謂迷。佛者覺也。而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目前悟入之覺。卽所謂正智也。卽人而言之也。本覺者。常住不動之覺。卽所謂如如也。離人而言之也。因始覺而合本覺。所以成。

佛之道也。及其至也。始覺正智亦泯。而本覺朗然獨存。則佛果成矣。故佛有十號。其一曰等正覺。此之謂也。本覺乃見聞知覺之體。五陰之識屬焉。見聞知覺乃本覺之用。十八界之識屬焉。非本覺卽無以爲見聞知覺。舍見聞知覺則亦無本覺矣。故曰如來於陰界入非異。非不異。其謂法離見聞覺知者。何懼其著也。佛以離情遣著。然後可以入道。故欲人於見聞知覺一切離之。離之云者。非不見不聞無知無覺也。不著於見聞知覺而已矣。金剛經所謂心不住法而行。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九

布施應無所住而生清淨心。卽其義也。然則佛氏之所謂性不亦明甚矣乎。彼明以知覺爲性。始終不知性之爲理。乃欲強合於吾儒以爲一道。如之何其可合也。昔達摩弟子波羅提嘗言作用是性。有偈云。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識與不識卽迷悟之謂也。知是佛性。卽所謂正智。如如喚作精魂。卽所謂名相妄想。此偈自是真實語。後來桀黠者出。

嫌其淺近乃人人捏出一般鬼怪說話直是玄妙直是奇特以利心求者安得不爲其所動乎張子所謂誠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誠知言矣然造妖捏怪不止其徒但嘗畧中其毒者往往便能如此吾黨尤不可不知

又曰楞伽四卷卷首皆云一切佛語心品良以萬法唯識諸識唯心種種差別不出心識而已故經中之言識也特詳夫識者人心之神明爾而可認爲性乎且其以本體爲真末流爲妄旣分本末爲兩截謂迷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十

則真成妄悟則妄卽真又混真妄爲一途蓋所見旣差故其言七顛八倒更無是處吾黨之號爲聰明特達者故不免爲其所惑豈不深可惜哉

又曰佛氏分本末爲兩截混真妄爲一途害道之甚無過於此不可但如此說過須究言之夫以心識爲本六識爲末固其名之不可易者然求其實初非心識之外別有所謂六識也又非以其本之一分而爲末之六也蓋凡有所視則全體在目有所聽則全體在耳有所言則全體在口有所動則全體在身所謂

感而遂通便是此理以此觀之本末明是一物豈可分而爲二而以其半爲真半爲妄哉若夫真妄之不可混則又可得而言矣夫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身之動物雖未交而其理已具是皆天命之自然無假於安排造作莫非真也及乎感物而動則有當視者有不當視者有當聽者有不當聽者有當言者有不當言者有當動者有不當動者凡其所當然者卽其自然之不可違者故曰真也所不當然者則往往出於情欲之使然故曰妄也真者存之妄者去之以此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十一

治其身心以此達諸家國天下此吾儒所以立人極之道而內外本末無非一貫也若如佛氏之說則方其未悟之先凡視聽言動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妄及其既悟又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真吾不知何者在所當存乎何者在所當去乎當去者不去當存者必不能存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使其說肆行而莫之禁中□之爲中□人類之爲人類將非幸歟

又曰楞伽四卷並無一理字註中却多用理字訓釋

其說蓋本他經之文爾嘗見楞嚴有二云理則頓悟乘  
悟併銷圓覺有云一者理障礙正知見二者事障續  
諸生死事理二障在楞伽但謂之惑障智障爾非逃  
儒歸佛者誰能易之雖其所用理字不過指知覺而  
言初非吾儒所謂性命之理然言之便足以亂真不  
可不辨

又曰達摩告梁武帝有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只此  
八字已盡佛性之形容矣其後有神會者嘗著顯宗  
記反覆數百語說得他家道理亦自分明其中有云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十一

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  
卽是真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卽摩訶般若真  
空卽清淨涅槃此言又足以發盡達摩妙圓空寂之  
旨余嘗合而觀之與繫辭傳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殆無異也然孰知其所甚異者正惟在  
於此乎夫易之神卽人之心程子嘗言心一也有指  
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  
是也蓋吾儒以寂感言心而佛氏以寂感爲性此其  
所以甚異也良由彼不知性爲至精之理而以所謂

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雖不失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無所權卒歸於冥行妄作而已矣與吾儒之道安可同年而語哉

又曰程子嘗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佛家亦有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語何其相似也究而言之其相遠奚啻燕越哉唐相裴休深於禪學者也嘗序圓覺經疏首兩句云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卽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謂也蓋其所謂齊同不出乎知覺而已矣且天地之間萬物之衆有有知者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三

有無知者謂有知者爲同體則無知者非異體乎有同有異是二本也蓋以知覺爲性其窒礙必至於此若吾儒所見則凡賦形於兩間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同一陰陽之理以爲性有知無知無非出於一本故此身雖小萬物雖多其血氣之流通脈絡之聯屬元無絲毫空闕之處無須臾間斷之時此其所以爲渾然也然則所謂同體者亦豈待於採攬牽合以爲同哉夫程子之言至言也但恐讀者看得不仔細或認從知覺上去則是援儒以助佛非吾道之幸矣

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  
時凋此詩乃高禪所作也自吾儒觀之昭然太極之  
義夫復何言然彼初未嘗知有陰陽安知有所謂太  
極哉此其所以大亂真也今先據佛家言語解釋一  
番使彼意既明且盡再以吾儒言語解釋一番然後  
明指其異同之實則似是之非有不難見者矣以佛  
家之言爲據則無始菩提所謂有物先天地也湛然  
常寂所謂無形本寂寥也心生萬法所謂能爲萬象  
主也常住不滅所謂不逐四時凋也作者之意不亦  
明且盡乎求之吾儒之書太極生兩儀是固先天地  
而立矣無聲無臭則無形不足言矣富有之謂大業  
萬象皆一體也日新之謂盛德萬古猶一時也太極  
之義不亦明且盡乎詩凡二十字其十七字彼此意  
義無甚異同不足深辨所當辨者三字爾物也萬象  
也以物言之菩提不可爲太極明矣以萬象言之在  
彼經教中卽萬法爾以其皆生於心故謂之能主然  
所主者實不過陰界入自此之外仰而日月星辰俯  
而山河大地近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遠而飛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十四

潛○動○植○水○火○金○石○一○切○視○以○爲○幻○而○空○之○矣○彼○安○得○  
復○有○所○謂○萬○象○乎○哉○爲○此○詩○者○蓋○嘗○窺○見○儒○書○遂○竊○  
取○而○用○之○爾○然○佛○氏○但○見○得○此○心○有○一○點○之○靈○求○其○  
體○而○不○可○得○則○以○爲○空○寂○推○其○用○而○徧○於○陰○界○入○則○  
以○爲○神○通○所○謂○有○物○者○此○爾○以○此○爲○性○萬○無○是○處○而○  
其○言○之○亂○真○乃○有○如○此○詩○者○可○無○辨○乎○

又○曰○南○陽○慧○忠○破○南○方○宗○旨○云○若○以○見○聞○覺○知○是○佛○  
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  
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南○僧○因○問○法○華○了○義○開○佛○知○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十五

見○此○復○何○爲○忠○曰○他○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  
豈○以○衆○生○癡○倒○便○成○佛○之○知○見○耶○汾○州○無○業○有○云○見○  
聞○覺○知○之○性○與○太○虛○齊○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  
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卽○爲○境○惑○一○爲○境○惑○流○  
轉○無○窮○此○二○者○皆○禪○林○之○傑○出○者○其○言○皆○見○於○傳○燈○  
錄○何○若○是○之○不○同○耶○蓋○無○業○是○本○分○人○說○本○分○話○慧○  
忠○則○所○謂○神○出○鬼○沒○以○逞○其○伎○倆○者○也○彼○見○南○方○以○  
見○聞○覺○知○爲○性○便○對○其○人○捏○出○一○般○說○話○務○要○高○他○  
一○著○使○之○莫○測○蓋○桀○黠○者○之○情○狀○每○每○如○此○嘗○見○金○



剛經明有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之語佛與衆生固然  
迷悟不同其知見之體卽是平等豈容有二又嘗見  
楞嚴中有兩段語其一當苦波斯匿王云顏貌有變  
見精不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其二因與  
阿難聲聞有云其形雖寐聞性不昏縱汝形銷命光  
遷謝此性云何爲汝銷滅此皆明以見聞爲性與波  
羅提說相合若淨名則緊要在一離字余前章論之  
悉矣先儒嘗言佛氏之辭善遁便是此等處傳燈錄  
中似此儘多究其淵源則固出於瞿曇也蓋瞿曇說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七

法常欲離四句謂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  
常然而終有不能離者如云非異非不異非有非無  
非常非無常只楞伽一經累累見之此便是遁辭之  
根若將異處窮著他他便有非異一說將無常窮著  
他他便有非無常一說自非灼然看得他破只得聽  
他愚弄爾

又曰大慧禪師宗杲者當宋南渡初爲禪林之冠有  
語錄三十卷頃嘗徧閱之直是會說左來右去神出  
鬼沒所以能聳動一世渠嘗拈出一段說話正余所

欲辨者。今具於左。僧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國師曰。此是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克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翠竹旣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華旣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爲措意。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云。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像。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珠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誣論。宗杲云。國師主張翠竹是法身。直主張到底。大珠破翠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七

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漢將一箇主張底。一箇破底。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敢動著他。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余於前記。嘗舉翠竹黃華二語。以謂與鳶飛魚躍之言。絕相似。只是不同。欲吾人識其所以不同處。蓋引而未發之意。今偶爲此異同之論。所激有不容不盡其言者矣。據慧忠分析語。與大珠成形顯相。二言便是古德立言本旨。大珠所以不許之意。但以黃華翠竹。非有般若法身。爾其口道是亦得。卽前成形顯相。二言曰。道不是亦得。卽後非彼有般若法身。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一言也。慧忠所引經語。與大珠所引經語皆合。直是明白。更無餘蘊。然則其與吾儒鳶飛魚躍之義。所以不同者。果何在耶。誠以鳶魚雖微。其性同一天命也。飛躍雖殊。其道同一率性也。彼所謂般若法身。在花竹之身之外。吾所謂天命率性。在鳶魚之身之內。在內則是一物。在外便成二物。二則二本。一則一本。詎可同年而語哉。且天命之性。不獨鳶魚有之。花竹亦有之。程子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者。正惟有見乎此也。佛氏祇緣認知覺爲性。所以於花竹。

上○便○通○不○去○只○得○以○爲○法○界○中○所○現○之○物○爾○楞○伽○以○  
四○大○種○色○爲○虛○空○所○持○楞○嚴○以○山○河○大○地○咸○是○妙○明○  
真○心○中○物○其○義○亦○猶○是○也○宗○杲○於○兩○家○之○說○更○不○拈○  
動○總○是○占○便○宐○却○要○學○者○具○眼○殊○不○失○爲○人○之○意○余○  
也○向○雖○引○而○不○發○今○則○舍○矢○如○破○矣○吾○黨○之○士○夫○豈○  
無○具○眼○者○乎○

又○曰○宗○杲○嘗○謂○士○人○鄭○尚○明○曰○你○只○今○這○聽○法○說○法○  
一○段○歷○歷○孤○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甚○麼○處○曰○不○知○  
杲○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你○百○歲○後○四○大○五○蘊○一○時○

學統

卷之五十六

異統

九

解○散○到○這○裏○歷○歷○孤○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也○不○知○  
杲○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又○嘗○示○呂○機○宐○云○現○今○歷○  
歷○孤○孤○明○與○人○分○是○非○別○好○醜○底○決○定○是○有○是○無○是○真○  
實○是○虛○妄○前○此○臨○濟○亦○嘗○語○其○徒○曰○四○大○身○不○解○說○  
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孤○明○勿○  
形○段○者○解○說○法○聽○法○觀○此○數○節○則○佛○氏○之○所○謂○性○亦○  
何○難○見○之○有○渠○道○理○只○是○如○此○本○不○須○苦○求○解○悟○然○  
而○必○以○悟○爲○則○者○只○是○要○見○得○此○歷○歷○孤○孤○明○境○界○更○  
親○切○爾○縱○使○見○得○親○切○夫○安○知○歷○歷○孤○孤○明○者○之○非○性○

而性自有真耶。

又曰宗杲荅曾天游侍郎第二書說得他家道理直是明盡渠最善捏怪却有此等說話又不失爲本分人也書云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惶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踢着鼻孔卽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有所證則又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二十

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卽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真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真空妙智亦然凡聖垢染着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細觀此書佛氏之所謂性無餘蘊矣忽然失脚踢着鼻孔便是頓悟之說

又曰宗杲示真如道人有云今生雖未悟亦種得般

若種子在性地上。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不生邪見家。不入魔軍類。又荅呂舍人書有云。若依此做工夫。雖不悟徹。亦能分別邪正。不爲邪魔所障。亦種得般若種子。深縱今生不了來生出頭。現成受用。亦不費力。亦不被惡念奪將去。臨命終時。亦能轉業。況一念相應耶。又荅湯丞相書有云。若存心在上面。縱今生未了。亦種得種子。深臨命終時。亦不被惡業所牽。墮諸惡趣。換却殼漏子。轉頭來。亦昧我底。不得此等說話。只是誘人信嚮。豈可爲憑。人情大抵多貪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三

都不曾見箇道理。貪今生受用未了。又要貪來生受用。安得不爲其所惑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生死輪迴。決無此理。萬有一焉。只是妖妄爲學。而不能無疑於此。則亦何以窮理爲哉。又曰。宗杲荅呂舍人書有云。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倒斷卽是悟處。心無所之。是做工夫處。其做工夫。只看話頭。便是如狗子無佛性。鋸解秤錘。栢樹子。竹篋子。麻三觔。乾屎橛之類。皆所謂話頭也。余於栢樹子話。偶嘗驗過。是以知之。然向者一悟之。

後佛家書但過目便迎刃而解若吾聖賢之微詞與  
旨竟不能通後來用工久之始知其所以然者蓋佛  
氏以知覺爲性所以一悟便見得箇虛空境界證道  
歌所謂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是也渠千言  
萬語只是說這箇境界悟者安有不省若吾儒之所  
謂性乃帝降之衷至精之理細入於絲毫杪忽無一  
非實與彼虛空境界判然不同所以決無頓悟之理  
世有學禪而未至者畧見些光影便要將兩家之說  
和合而爲一彌縫雖巧敗闕處不可勝言弄得來儒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三

不儒佛不佛心勞日拙畢竟何益之有

又曰梁武帝問達摩曰朕卽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  
不可勝紀有何功德荅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  
德荅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  
實又宗杲荅曾侍郎書有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  
效不知錯了也却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爲空過時  
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  
生所作罪過要免闍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  
爲嗚乎自佛法入中□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

經念佛種種糜費之事日新而月盛但其力稍可爲者靡不爭先爲之導之者固其徒向非人心之貪則其說亦無緣而入也奈何世之諂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纏絲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一切聞如不聞彼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摩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則爲禪家初祖宗杲擅名一代爲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皆無所不用其心其不肯失言決矣乃至如上所云種種造作以爲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不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三

足信耶且夫貪嗔癡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爲有益而爲之是貪也不知其無益而爲之是癡也三毒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爲之解脫乃欲諂事土佛木佛以僥倖於萬一非天下之至愚至愚者乎凡吾儒解惑不可勝述孰意佛書中乃有此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余故表而出之更有丹霞燒木佛一事亦可以解愚夫之惑又曰儒書有五行佛家便言四大儒書有五事佛家



則言六根其蹈襲耶抑偶同耶是不可得而知也然  
名物雖相似其義理則相遠絕矣四大有風而無金  
木楞嚴又從而附益之揣摩湊合都無義理只被他  
粧點得好故足以惑人朱子嘗言佛書中惟楞嚴最  
巧頗疑房融竄入其說看來此事灼然無足疑者且  
如楞伽四卷達摩最所尊信其言大抵質實而近乎  
拙有若欲盡其意而未能者佛一人爾人一口爾以  
二經較之不應其言之工拙頓異如此此本無足深  
辨但既攻其失則亦不可不知又以見佛學溺人之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二四

深有如是之才而甘心爲之役殊可嘆也

又曰昔有儒生悟禪者嘗作一頌云斷除煩惱重增  
病趨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  
空華宗杲取之嘗見杲示人有水上葫蘆一言凡屢  
出此頌第三句卽水上葫蘆之謂也佛家道理真是  
如此論語有云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  
之與比使吾夫子當時若欠却義之與比一語則所  
謂無適無莫者何以異於水上葫蘆也哉

又曰韓子之闢佛老有云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

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善哉言乎自今觀之其幸也未若其不幸之甚景德傳燈錄所載舊云千七百人其瑣瑣者姑未論若夫戒行之清苦建立之精勤論辨之通明語句之超邁記覽之該博亦何下百十人此其人亦皆有過人之才要爲難得向使獲及吾聖人之門而取正焉所成就當何如也而皆畢竟落空以死嗚乎茲非其不幸之甚而何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五

又曰吾儒之闢佛氏有二有真知其說之非而痛闢之者兩程子張子朱子是也有未能深知其說而常喜闢之者篤信程張數子者也有陰實尊用其說而陽闢之者蓋用禪家訶佛罵祖之機者也夫佛氏似是之非固爲難辨至於訶佛罵祖之機作則其辨之也愈難吁可畏哉

又曰程子之闢佛氏有云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卽其所言所造而明指其

罪過誅絕之意凜然辭氣之表矣夫既不足以開物  
成務則不得謂之神化倫理且棄而不顧尚何周徧  
之有堯舜之道既不可入又何有於深微蓋神化周  
徧深微之云皆彼之所自謂非吾聖人所謂神化周  
徧深微者也韓子云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德其  
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此之謂也他日程子又嘗有言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  
聖人同乎夫陰陽晝夜死生古今易之體也深微者  
易之理神化者易之用也聖人全體皆易故能範圍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三

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佛氏昧焉一切  
冥行妄作至於滅絕夔倫而不知悔此其所以獲罪  
於天有不可得而贖者吾儒之誅絕之亦惟順天而  
已豈容一毫私意於其間哉

又曰程子曰佛有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  
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此言雖簡而  
意極圓備其本不是正斥其認知覺以爲性爾故非  
但無以方外內亦未嘗直也當詳味可以二字非許  
其能直內之辭

又曰程子嘗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直是見得透斷  
得明也本既不同所以其說雖有相似處畢竟和合  
不得呂原明一生問學欲直造聖人且嘗從二程遊  
亦稔聞其議論矣及其晚年乃見得佛之道與吾聖  
人合反謂二程所見太近得非誤以妙圓空寂爲形  
而上者耶以此希聖無異適燕而南其轅茂由至矣  
又曰張子曰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  
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  
冰者歟此言與程子本心之見相合又推到釋氏窮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三

處非深知其學之本末安能及此

又曰老子外仁義禮而言道德徒言道德而不及性  
與聖門絕不相似自不足以亂真所謂彌近理而大  
亂真惟佛氏爾

又曰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韓子之言是也  
然佛學在唐尤盛在宋亦盛□□之禍所以相尋不  
絕何足怪哉程朱數君子相繼而出相與推明孔孟  
之正學以救當世之淪胥者亦既諄諄懇懇而世莫  
之能用也直至我朝其說方盛行於天下孔孟之道

於是復明。雖學者之所得不必皆深，所行不必皆力。然譬諸梓匠輪輿，必以規矩巧或不足，終不失爲方圓。亦足以成器而適用矣。近來異說紛起，直欲超然於規矩準繩之外，方圓平直惟其意之所裁，觚哉觚哉。此言殊可念也。有世道之責者，不遠爲之慮可乎？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安有形體可覓耶？然自知道者觀之，卽事卽物，此理便昭昭然在心目之間。非自外來，非由內出，自然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如有所立，卓爾非想像之辭也。佛氏以寂滅爲極致，與聖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天

門卓爾之見，絕不相同。彼曠而虛，此約而實也。果然見到卓爾處，異說如何動得。

又曰：李習之雖嘗闢佛，然陷於其說而不自知。復性書有云：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觀乎此言，何以異於佛氏？其亦嘗從禪師問道，得非有取其微旨而姑闢其粗迹，以無失爲聖人之徒耶？且其書三篇，皆及死生之說，尤可見其意之所主。

又曰：余偶得慈湖遺書，閱之累日，有不勝其慨嘆者。

痛哉禪學之誤人也。一至此乎。慈湖頓悟之機。實自陸象山發之。其自言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卽釋迦所謂自覺聖智境界也。書中千言萬語。徹頭徹尾。無非此箇見解。而意氣之橫逸。辭說之猖狂。比之象山尤甚。象山平日據其偏見。橫說豎說。直是果敢然於聖賢明訓。有所未合。猶且支吾籠罩。過未敢公然叛之。慈湖上自五經旁及諸子。皆有論說。但與其所見合者。則以爲是。與其所見不合者。雖明出於孔子。輒以爲非孔子。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三九

之言而大學一書工夫節次其詳如此。頓悟之說。更無隙可投。故其詆之尤力。至凡孔子之微言大訓。又往往肆其邪說以亂之。剗實爲虛。揉直作曲。多方牽合。一例安排。惟其偏見是就。務令學者改視易聽。貪新忘舊。日漸月漬。以深入乎其心。其敢於侮聖言。叛聖經。疑誤後學如此。不謂之聖門之罪人不可也。世之君子。曾未聞有能鳴鼓而攻之者。反從而爲之役。果何見哉。

又曰。人心道心之辨。只在毫釐之間。道心此心也。人

心亦此心也。須兩下見得分明。方是盡心之學。佛氏之於吾儒。所以似是而實非者。有見於人心。無見於道心。爾慈湖之志於道。不爲不篤。然終蔽於所見。直以虛靈知覺爲道心。夫安得不謬乎。集中已易一篇。乃其最所用意。以誘進學徒者。滾滾數千言。將斷而復續。左援右引。陽開陰闔。極其馳騁之力。茫茫乎若無涯涘。可窺然。徐究其指歸。不出乎虛靈知覺而已。於四聖之易。絕不相干。參之佛氏之書。則真如符節之合。試舉一二以槩其餘。其曰吾性澄然清明而非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三

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楞嚴經所謂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卽其義也。其曰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波羅提作用是性一偈。卽其義也。其曰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

晝非明也。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躍于淵。非魚也。金剛經所謂如來說世界卽非世界。是名世界。說三十二相卽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卽其義也。凡篇中曰。已曰。吾曰。我。義與惟。我。獨。尊。無。異。其。爲。禪。學。也。固。昭。昭。矣。認。紫。爲。朱。明。是。大。錯。乃。敢。放。言。無。忌。謂。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吾。不。知。所。謂。吾。者。果。何。物。耶。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皆。天。下。之。大。聖。其。遞。相。傳。授。無。非。精。一。執。中。之。旨。而。所。謂。中。者。決。非。靈。覺。之。謂。非。惟。

學統

卷之五十二下

異統

三

人人有之。乃至事事有之。物物有之。慈湖顧獨未之識。爾誠有以窺見其全。已易其敢作乎。閱斯集者。但看得此篇破時譬之破竹。餘皆迎刃而解矣。

又曰。吾聖賢之言。與佛氏之言。殊不相入。謂儒佛無二道。決非知道者也。慈湖所引經傳。如範圍天地發育萬物等語。皆非聖賢本旨。第假之以成就其說。切恐將來疑誤後學。不淺。故不得不明辨之。程子嘗言。聖人本天。佛氏本心。此乃灼然之見。萬世不易之論。儒佛異同。實判於此。是故天敘有典。吾則從而序之。



天秩有禮。吾則從而庸之。天命有德。則從而章之。天討有罪。則從而刑之。克綏厥猷。本於上帝之降衷。修道之教。本於天命之在我。所謂聖人本天者。如此其深切著明也。以慈湖之聰明。宐若有見乎此。何忍於叛堯舜湯孔。而以心法起滅天地。又任情牽合。必欲混儒佛於一途耶。蓋其言有云。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萬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化。又云。意消則本清。本明。神用變化之妙。固自若也。無體無際。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之妙。固自若也。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三

此等言語。不謂之以心法起滅天地。謂之何哉。人之常情。大抵悅新奇。而慕高遠。故邪說得以乘間而入。學者於此。苟能虛心遜志。無所偏主。而執吾說以審其是非之歸。將不爲其所惑矣。

又曰。愚嘗謂人心之體。卽天之體。本來一物。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非臆說也。乃實見也。若謂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此心可以範圍天地。則是心大而天地小矣。是以天地爲有限量矣。本欲其一。反成二物。謂之知道可乎。易有太極。是生

兩儀乃統體之太極。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物物各具一太極矣。其所以爲太極。則一而分。則殊。惟其分殊。故其用亦別。若謂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而以發育萬物歸之吾心。是不知有分之殊矣。旣不知分之殊。又惡可語夫理之一哉。蓋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人何與焉。雖非人所能與其理。卽吾心之理。故中庸贊大哉聖人之道。而首以是爲言。明天人之無二也。此豈蔽於異說者之所能識耶。況天地之變化。萬古自如。人心之變化。與生俱生。則亦與生俱盡。謂其常住不滅。無是理也。慈湖誤矣。藐然數尺之軀。乃欲私造化以爲己物。何其不知量哉。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此言便是的確。

又曰。有心必有意。心之官則思。是皆出於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爲也。聖人所謂無意。無私意。爾所謂何思。何慮。以曉夫憧憧往來者。爾書曰。思曰睿。睿作聖。非思則作聖。何由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意若可無。

其又何盡之有。故大學之教。不曰無意。惟曰誠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惟曰慎思。此吾儒入道之門。積德之基。窮理盡性。必由於此。斷斷乎其不可易者。安得舉異端之邪說。以亂之哉。彼禪學者。惟以頓悟爲主。必欲掃除意見。屏絕思慮。將四方八面。路頭一齊塞住。使其心更無一線。可通。牢關。周閉。以冀其一旦忽然。而有省終其所見。不過靈覺之光景而已。性命之理。實未嘗有見也。安得舉此以亂吾儒窮理盡性之學哉。學術不明。爲害非細。言之不覺。縷縷不識。吾黨之士。以爲何如。如欲學爲佛耶。慈湖之書。宜不忍廢。必欲學爲聖人。則固有五經四書及濂洛關閩之說。在彼講張爲幻者。又何足以溷吾之耳目哉。

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言出於孔叢子。初若可疑。及考其全文。首尾亦頗明白。聖字自不須看得重。而其意義。亦非此句所能盡也。慈湖獨摘此一句。處處將來作弄。豈有他哉。蓋此句實與佛家卽心是佛之言相似。其悟處正在此。故欣然取以爲證。使人無得而議焉。更不暇顧其上下文義何如也。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又曰慈湖所引論語知及之以合佛氏之所謂慧也。仁能守之以合佛氏之所謂定也。定慧不二謂之圓明慈湖蓋以此自處其門人頗有覺者則處之日月至焉之列乃慧而不足於定者也。觀慈湖自處之意豈但與三月不違仁者比肩而已哉。大哉一歌無狀尤甚。凡爲禪學者之不孫每每類此。

又曰千聖相傳只是一理堯舜禹湯所執之中孔子所不踰之矩顏子之所謂卓爾子思之所謂上下察孟子之所謂躍如皆是物也。上聖大賢惟其見之真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三五

是以執之固而行之盡其次則博文約禮吾夫子有明訓矣。蓋通天地人物其理本一而其分則殊必有以察乎其分之殊然後理之一者可見。既有見矣必從而固守之然後應酬之際無或差謬。此博約所以爲吾儒之實學也。禪家所見只是一片虛空曠蕩境界。凡此理之在吾心與其在事物者竟不能識其至精至微之狀爲何如而顧以理爲障。故朱子謂禪家最怕人說這理字誠切中其病矣。慈湖訓語有云近世學者沉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一理不能忘。

捨捨是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知  
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其怕這理字也不亦甚乎  
聖人胸中固自清明瑩澈然於中則曰允執於矩則  
曰不踰豈是漠然蕩無主宰而凡視聽言動喜怒哀  
樂一切任其自作自止真如水泡之自生自滅乎哉  
必不然矣且吾儒若除箇理字不講更講何事若見  
得此理真切自然通透灑落又有於安排布置之  
勞爲此言者適以自狀其不知理焉爾

又曰程子曰以吾觀於儒釋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三

同夫既曰事事是句句合矣何以又曰不同此正所  
謂毫釐之差也且如吾儒言心彼亦言心吾儒言性  
彼亦言性吾儒言寂感彼亦言寂感豈不是句句合  
然吾儒見得人心道心分明有別彼則混然無別矣  
安得同

又曰佛氏之學不知人物之所自來斷不足以經世  
儒而佛者自以爲有得矣至於經理世務若非依傍  
吾聖人道理卽一步不可行所得非所用所用非所  
得所謂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爾內外本末既不

免分爲兩截猶說說然動以一贯藉口吾聖人所謂一以貫之者果如是乎

又曰朱子語類有云吾儒只是一箇真實底道理他也說我這箇是真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只是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愚按此言真說透禪學骨髓

又曰湛元明雍語有云佛之廣大高明吾聖人已有之而聖人之中庸精微佛又何嘗有耶又曰中庸精微卽是此心感應發用之妙而廣大高明則心體也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三

據此言則是佛氏心體與吾聖人無異矣及荅周衝問儒釋之辨則曰聖人之學至大至公釋者之學至私至小大小公私足以辨之矣夫既許之以廣大高明矣何爲又有至私至小之議哉蓋佛氏之廣大高明卽本覺之境界也此正是元明悟處其所謂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卽此是以繫之聖人而不疑殊不知天德乃帝降之衷非本覺也本覺何有於中乎不中故小不中故私狹小偏私蓋先儒之所以議佛氏者舍此則無以爲儒釋之辨故不得不援之爾

又曰或謂佛氏別是一教不當以吾儒之心性倫理與之並言朋友間亦嘗有此說殊不知鄙意正要將來與之並言方見得是非分曉不然則毫釐差處無從辨別終無以服其心而解其惑也

呂涇野因論佛氏冷心之說或問告子不動心也是冷心否曰這是強制其心他是寂滅其心還不同些問心畢竟可冷得否曰這心惟恐他不生不暖如何要冷如私心慾心躁心驕心這樣的心要冷他孟子那不動心邵子收天下春歸之肺腑却要學須要必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三

有事焉而勿忘然後可

鄧元錫曰佛之教覺於根清淨故六塵清淨塵清淨故四大清淨以至十方三世八萬四千陀羅門畢清淨矣覺性徧滿不動圓無際矣乃其行不與法縛不求法脫不厭生死不愛涅槃不敬持戒不憎毀禁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以爲不卽不離無縛無脫所證者無得失取舍其能證者無作止任滅而終之無能所也故悟其無矣而欲以無者空諸所有致其虛矣而欲以虛者略諸所實欲空諸有則有物有則有典有

禮者畢舉而歸諸幻也。欲空諸實則明物察則惇典庸典者畢舉而歸諸虛也。故云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也。

又曰記曰中□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夫南北之極或視髮而裸或羯巾而喪輒沐之食子儀渠之焚親得之素習而成之性矣彼釋氏者西方之教也爲之慈忍以消其忿爲之澹素以堅其性爲之戒律以攝其欲爲果報輪迴之說以恐怖其愚開空善寂樂上乘之門以安其智爲之髡緇遊戲以和其俗爲之偈唄音樂以暢其情又爲之變現出沒神咒幻化妙於其土之術以駭其心今西域尚多有之要惟當以異術視度之也故曰西方之教也今居□國之地而從西方之教以之行已則髡髮緇衣斥妻屏子苦節而不堪矯異而難行也以之處物則久習夷於初學寃仇等於親愛衆生齊於一子必外斯世斯生而後其說可通也以之理財則施舍盛而農桑本業之教荒以之用人則賢不肖淆而舉措命討之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三



典失以之垂訓則好大不經語怪語神荒忽罔象之妖作又焉往而不弊也哉且夫中□之教尊尊親親有等有殺威儀棣棣壹不可選則有物有則之故也文殊之持刃而以爲悟無生忍黃龍之批頰而以爲見過師而爲之師者揚眉瞬目隨所至棒喝也以行之中□也得乎於教也滋悖易中孚之彖曰信及豚魚其萃曰翰音登于天貞凶言信非所信不可貞也今其教雖童子謾而坐其顛云爲得證果焚指割臂捨身命以布施云得入地也於信也滋惑矣今所居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四

者中□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立也所業者六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作周公孔子之所述也所與處者人倫庶物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修而明也孝弟通於神明禮樂達於神化舉其所謂精且玄者不旁給他借而足而何必認認焉悅奇尚異索玄大以相蓋爲哉孟子曰反經反之也者身之也反之身心性情章之禮樂教化順事恕施於農政王路舉皆詣其極然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者從可議也此反經之謂也

顧涇陽曰釋家有理障事障之說便是無善無惡的  
註脚試看理是甚麼喚他是障或以情識認取或以  
意念把捉或以見解播弄或以議論周羅則有之矣  
却是人障理非理障人也

或問佛氏大意涇陽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  
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試闌七佛偈便自可見  
曰永嘉證道歌謂棄有而著無如舍溺而投火恐佛  
氏未必以無爲宗也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  
到底非有別義也曰何也曰棄有以有爲惡也著無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聖

以無爲善也是猶有善有惡也無亦不著有亦不棄  
則無善無惡矣自此以往節節推去掃之又掃直掃  
得沒些子剩都是這箇意頭故曰此只就無善無惡  
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

又曰余始讀韓昌黎原道以爲粗之乎其闢佛者爾  
年來體驗乃知其妙蓋佛氏說心說性儘自精微幾  
與吾聖人不異至其單言片語能使人立地豁然而  
頓悟又或汪洋浩蕩高入九天深入九淵能使人沒  
於其中而不得出更若駕吾聖而上之然者卽欲闢

他何處下口。惟就人倫上斷置方纔無辭以解。且既於此無辭以解。卽心性之說亦不攻自破。何也。吾聖人。以人倫爲實際。其所謂心性卽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佛氏以人倫爲幻迹。其所謂心性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是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體用顯微打成兩截矣。卽口口說一原無間。其能一原無間乎。否也。論至此。彼亦何說之辭。故闢佛者只應如是而止。此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湯武之師也。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聖

若以爲粗之乎。闢佛却是自家這裏將心性另作一物看。適不免走入他圈子中矣。如何闢他。或曰。釋家不娶耶。輪氏乎。不子羅。睽羅乎。曷嘗去人倫。曰。此非其本心也。觀其逃父入山。則知之矣。曰。卽入山。他門亦自有師。父師。兄師。弟師。祖師。孫師。曷嘗盡去人倫。曰。丟却真者去。認假者正。是反常。孟子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此之謂爾。曰。吾所謂本。又有進焉。無極之初。原無一物。自有陰陽。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

後有君臣釋氏能還人於無極故特顯無極相爾子  
將本陰陽乎本無極乎曰此恐未然君臣因父子而  
有而其所以爲君臣者不因父子而有也父子因夫  
婦而有而其所以爲父子者不因夫婦而有也夫婦  
因男女而有而其所以爲夫婦者不因男女而有也  
何者是皆無極中物也昔邵堯夫與趙商州論牡丹  
謂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者爲上見枝葉而知者次  
之見蓓蕾而知者下也如待有君臣而後知有君臣  
待有父子而後知有父子待有夫婦而後知有夫婦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聖

曾不異枝葉蓓蕾之見而可以語無極乎程子曰冲  
漠無朕時萬象森然已具此最善言無極相者予謂  
萬象森然依舊冲漠無朕是卽所以顯無極相也必  
棄而君臣絕而父子離而夫婦然後可無極其一偏  
枯之物而已乎出此言之佛氏而不本無極則已佛  
氏而本無極也其將何辭以解乎往嘗謂高存之曰  
人言儒佛同體而異用何如存之曰體則寂無朕兆  
所以易混用則全體俱呈所以易別予聞之爲爽然  
一快今跡其所易別核其所易混信乎心性之說不

攻○自○破○矣○此○原○道○之○作○似○平○平○無○奇○而○上○下○二○千○年○  
間○闢○佛○家○竟○未○有○尚○之○者○也○曰○昌○黎○之○於○佛○恐○尚○落○  
影○響○間○曰○固○是○却○亦○正○幸○其○入○佛○未○深○爾○如○其○入○之○  
深○也○便○應○向○大○年○天○覺○諸○人○隊○裏○拈○椎○弄○拂○去○何○以○  
得○稱○孔○氏○之○徒○曰○亦○有○入○之○深○而○仍○不○墮○者○乎○曰○蓋○  
有○之○矣○吾○未○之○見○也○意○中○只○周○元○公○一○人○

又○曰○明○道○謂○佛○氏○之○言○視○楊○墨○尤○爲○近○理○伊○川○謂○佛○  
說○直○有○高○妙○處○朱○子○謂○楞○嚴○經○做○得○極○好○又○謂○佛○氏○  
之○說○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四

逐○四○時○彫○如○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  
地○全○露○法○王○身○如○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  
是○甚○麼○樣○見○識○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被○他○  
揮○下○也○三○先○生○之○言○如○此○不○爲○不○知○佛○矣○然○則○何○爲○  
而○闢○之○曰○邇○其○發○端○既○與○吾○聖○人○尚○有○毫○髮○之○岐○究○  
其○未○流○又○爲○不○善○學○者○釀○成○千○里○之○謬○是○安○得○不○重○  
爲○之○防○況○崇○佛○太○過○勢○必○至○於○卑○孔○業○已○卑○孔○勢○必○  
至○於○土○苴○名○教○倡○狂○無○忌○佛○氏○而○不○欲○拔○衆○生○於○苦○  
海○則○已○如○欲○拔○衆○生○於○苦○海○應○不○令○其○墮○此○矣○然○則○

三先生者謂之有功於儒可也。謂之有功於佛亦可也。管婁江曰：吾儒謂沙門程朱何曾謫佛，謫佛自在。汝輩亮哉言乎。

或問昔王荆公謂張文定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定曰：豈無人，亦有過孔孟者。公曰：誰？文定曰：江西馬大師坦然禪師，汾陽無業禪師，雲峰巖頭丹霞雲門公，聞舉意不甚解。文定曰：儒門澹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焉。公欣然嘆服。乃周元公則謂讀一部法華經不如看一艮卦，又謂一部華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聖

嚴經只消一艮卦可了何也。涇陽曰：文定得儒之淺者也。故優釋於儒，元公得儒之深者也。故優儒於釋。蓋各就其所見而言也。曰然則孰當曰：文定之說恰好點著世間一種豪傑意中事。元公之說非是聰明才辨消剝無餘，真從澹泊裏討出滋味來，恐亦未能深信也。曰若是則文定之所謂過處，卽元公之所謂不如處也。曰然。

又曰：吾聖人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佛氏曰：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吾

聖人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佛氏曰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元明照生所立照性亡於此求之儒釋幾微異同之辨可得而識矣  
又曰吾儒以理爲性釋氏以覺爲性朱子曰仁未嘗不覺而覺不可以言仁此語極精至羅文莊又曰覺非特不可以名仁且不可以名智則益精矣彼認覺爲性者恐非究竟義也

高景逸曰佛氏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只是非兩字聖人因物之是而是之因物之非而非之我不與也此所以開物成務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異

又曰一日克己復禮無我也佛氏曰懸崖撒手近儒亦曰拚皆似之而實非何者以非聖人所謂復禮也或曰真爲性命人被惡名埋沒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是欲率天下入於無忌憚其流之弊弑父弑君無所不至

又曰心之與性謂之一則不可混謂之二又不可分心之用可言心之體不可言性者心之體也可言者仁義禮智爾仁義禮智之可言者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爾○皆○心○之○用○也○佛○氏○之○所○謂○性○與○聖○人○不○同○者○於○  
用○處○見○之○曾○有○一○禪○者○問○余○曰○儒○者○言○性○與○佛○同○否○  
余○曰○不○同○曰○性○豈○有○二○耶○余○曰○上○人○了○悟○人○也○又○解○  
儒○書○請○以○二○則○質○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其○厚○同○列○  
之○意○甚○美○夫○子○何○以○深○嗟○重○慨○曰○非○我○也○夫○二○三○子○  
也○禪○家○如○此○否○曰○否○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其○  
尊○師○之○意○甚○美○夫○子○何○以○嚴○詞○切○貶○曰○行○詐○曰○欺○天○  
禪○家○如○此○否○曰○否○也○余○曰○儒○家○之○言○性○如○此○禪○者○不○  
知○所○謂○也○聖○人○之○學○所○以○異○於○釋○氏○者○只○一○性○字○聖○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聖

人○言○性○所○以○異○於○釋○氏○言○性○者○只○一○理○字○理○者○天○理○  
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故○曰○天○敘○天○秩○天○命○  
天○討○此○處○差○不○得○針○芒○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明○道○見○  
得○天○理○精○故○曰○傳○燈○錄○千○七○百○人○若○有○一○人○悟○道○者○  
臨○死○須○尋○一○尺○布○裹○頭○而○死○必○不○宜○削○髮○口○服○而○終○  
此○與○曾○子○易○簣○意○同○了○此○便○知○厚○葬○爲○臣○二○則○此○理○  
在○拈○花○一○脈○之○上○非○窮○理○到○至○極○處○不○易○言○也○

又○曰○佛○說○多○端○約○其○大○義○只○無○聲○無○臭○四○字○足○以○蔽○  
之○聖○人○在○人○倫○庶○物○中○物○還○其○則○而○我○無○與○焉○終○日○



酬○醉○萬○變○實○無○一○事○也○畏○天○命○悲○人○窮○汲○汲○皇○皇○那  
有○闖○工○夫○在○深○山○浚○谷○大○家○團○圍○頭○共○說○無○生○話○也  
彼○謂○孔○孟○爲○才○人○謂○佛○經○皆○孔○孟○不○及○道○其○小○視○孔  
孟○甚○矣○吾○以○爲○孔○孟○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其○不○宜  
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其○不○屑○道○及○處○學○佛○者○不  
知

又○曰○自○有○開○闢○以○來○聖○帝○明○王○相○繼○爲○治○地○平○天○成  
民○安○物○阜○不○聞○有○所○謂○佛○也○不○待○有○所○謂○佛○也○聖○人  
之○道○不○明○不○行○而○後○二○氏○乘○隙○而○惑○人○昔○之○惑○人○也

學統

卷之五十六

異統

異

立○於○吾○道○之○外○以○似○是○而○亂○真○今○之○惑○人○也○據○於○吾  
道○之○中○以○真○非○而○滅○是○昔○之○爲○佛○氏○者○尚○援○儒○以○重  
佛○今○之○爲○儒○者○且○軒○佛○以○輕○儒○其○始○爲○三○教○之○說○以  
爲○與○吾○道○列○而○爲○三○幸○矣○其○後○爲○一○家○之○說○以○爲○與  
吾○道○混○而○爲○一○幸○矣○今○且○擯○之○爲○凡○擯○之○爲○外○而○幼  
之○而○卑○之○而○疎○之○然○則○天○下○孰○肯○舍○聖○人○而○甘○爲○凡  
夫○舍○尊○長○而○甘○爲○卑○小○舍○親○而○就○其○疎○也○嗚○乎○用○口  
變○夏○至○此○極○矣○斯○言○不○出○於○口○而○出○於○口○國○不○出  
於○釋○氏○之○徒○而○出○於○聖○人○之○徒○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

又曰余向與東溟管翁語。翁語次深薄。宋儒余曰。先生必有所見。其灼然處。何居。翁曰。只一性字。宋儒便不識。余曰。何謂曰性者。大覺宋儒謂性卽理也。認做一件鶻突的黑影子。余曰。何以見之。曰。彼以知覺爲心。謂理乃心所包之物。豈非包著一件不覺之物乎。余曰。理有何形。因其心之發見。知其有如是之條理。故謂之理。若謂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宜乎今人以物理爲外。以格物之理爲徇外矣。翁曰。此是公爲宋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異

儒分疏。吾自二十歲時。已見宋儒骨髓。余曰。不然是老先生有得。後看宋儒。故認得如此。若攀龍者。初時一無所見。從程朱夫子。討出工夫。曲折一一依他做。並不見有如此癡學問也。因與翁論張子虛空。卽氣之說。翁但曰。總不是。總不是。余亦不與。屢辨而止。因思學問從入之途。不同。斷無合并之理。吾儒以秩敘命。討自然之天理爲理。其自然之條理。毫髮差池。不得處。正是大覺。彼徒以此心之精靈。知覺爲覺。宜其認理爲鶻突。爲黑影。端緒迥然。安可以口舌爭也。

景逸答顧涇陽論管東溟書曰管翁篇中大義數十  
先生已俱得之但尚有小曲折未審可一并說破否  
蓋此翁一生命脈只在統合三教其種種開闢不過  
欲成就此局拈出一箇周公是欲就道理上和合  
拈出一箇高皇帝是欲在時勢上和合拈出羣龍無  
首則欲暗奪素王道統而使佛氏陰篡飛龍之位拈  
出教化川流則欲單顯毘盧性海而使儒宗退就川  
流之列其他尊儒者不過局面上調停引儒者之言  
不過疑似上附合故無極太極近於虛空法界則宗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五

之朝聞夕死近於生死大事則宗之然其所謂太極  
所謂道卽所謂毘盧遮那者是也至於陽尊程朱陽  
貶狂禪而究竟則以程朱之中庸五宗之佛性並斥  
更是其苦心勤力處欲使闢佛者更開口不得也然  
舉要而言則枉却一生勞攘到底三教殊科爾先生  
以爲何如

又荅涇陽書曰某自正月以來盡取佛書讀之頗能  
究竟其旨今日談學者都將佛宗來證聖學實無有  
知吾聖人之道者若果知之自見彼此正如南轅北

轍如何合得佛氏所謂善念中善事也與吾聖人言善絕不相干韓子曰彼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其小之也固宜如佛氏所謂善其無之也亦宜乃欲將來混擾聖學澌滅義理真大亂之道也今日邪說橫流根株只此四字先生捉著病源真是擒賊擒王也又曰聖人之學所以異於釋氏者窮理而已窮理則性爲聖人之性不窮理則性爲釋氏之性性豈有二哉所從入之端殊也

景逸與管東溟書曰竊窺先生大旨要在統一三教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至

所以統一三教爲欲度盡衆生此是先生願力其他種種法門皆由此起用蓋先生實見得毘盧性海本共一家而三教聖人原無二性分吾儒分二氏總是妄生分別反使大道自限藩籬故拈出羣龍無首破道統之說使素王不得獨擅其尊拈出敦化川流示遮那全體見儒教不過三流之一創遡太極於無極之旨欲學者從此悟虛空法界之體不然終落儀象五行立聖體仁體二宗見宣聖元公而下儒者不過究竟仁體猶未窺見頭顱先生牘中大義數十此其

最著也。蓋先生於佛氏之學可謂精詣其體而大弘其用者矣。然於聖人之道終有不合。某自奉教以來。虛叅實體久矣。決不敢以口耳之間求異於長者。但微細體勘。儒釋源頭相似。而實非佛氏渾淪空體。真彷彿太極。而實非聖人之太極。得無所得。真彷彿中庸。而實非聖人之中庸。此處最難下語。最未易信。除是盡置佛學。反求諸六經。切證諸日用。另開眼界。另作思維。自然見之。見則不獨路徑。迥殊。直是源流各別。說者曰。儒釋體同而用異。是大不然。道本無體。體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五

本無朕。只就用處見之。由其用處。如是所以知其本體。如是試看儒佛用處。何如便可默識其體。故三教之異。非其川流之別。實是敦化之殊。非二本也。此一理爾。聖人體之。凡民由之。異端背之。然既曰一理。何以有此異端。亦是此理中合有此端。蓋天地間對待之理。有陽便有陰。有晝便有夜。有明便有暗。有國便有四。有吾儒便有二氏。佛氏之教。陰教也。觀其生於西方。宗於。所言皆鬼神之事。槩可見矣。自古陽分中極治之世。何嘗有佛氏來。陽極盛則陰生。

三代之時世界已屬陰分至孔子之時吾道大明其盛已極而佛老遂並生於其間迨後世運益下聖道益衰□□亂□佛老司教各以其類也然陽全陰半故聖人之道通於幽明而二氏之學不可以治世又其定分矣其在今日將奈何曰使之各得其所而已儒宗孔釋宗佛道宗老斯不害不悖之義先生所謂祖述仲尼憲章聖祖之實也何則儒者自應誦法孔子孔子道無虧欠本不須二氏幫補聖祖所以不廢二氏不過以其陰翊王度使其徒各守其教亦未嘗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垂

合之使一也故儒者闡之扶陽抑陰之人事也其次分之觀於陰陽消長之天運也而先生乃以統合三分之教爲今日經綸天下之大經豈其然乎抑嘗熟玩先生之書而思得其故矣人之於道猶足之於路只分岐處一步左右以後便各成路徑原夫先生從明哲悟入以趨大覺之體迨後讀華嚴見性益契無倚之智至於儒者六籍皆先生悟後印證故究竟只成佛門見解觀先生以神武不殺飛龍大人至聖至誠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類隱隱皆推重如來而所謂乾

元所謂太極所謂敦化隱隱皆指毘盧性海蓋所見無非是物也至於尊崇儒矩排斥狂禪亦不過謂世法宜然而窺先生之意實以一切聖賢皆是逆流菩薩本無三教惟是一乘爾故某謂先生之學全體大用總歸佛門而後之信先生者必以牟尼之旨疑先生者必以仲尼之道某謬承先生之教使推敲其說以決千古疑信何敢不直心仰荅如前縷縷蓋是千古同然之疑幸先生一明決之學者幸甚

荅劉直洲書曰適奉手札知足下禪根獨深欲與某

學統

卷之五十六

異統

善

共此美某獨謂此道其徒自能爲之非吾曹之所爲也非獨不可抑亦不能何者釋氏之道始於止妙於空其空之妙卽空字更不容著故至於滅而倫理棄而事物絕而思慮其初雖鬚髮之微覺爲煩惱亦削去之吾曹今日能乎習其道者兀坐一室亦自有餘一交事物種種憎惡至於顛倒錯亂無可奈何則強曰不必安排頭頭是道不知拂於人情乖於物理者多矣吾曹爲孔子之徒自宜從孔子之教足下試取四書沉潛體驗篤實力行無先立已見強聖賢從吾

每一温尋濯去舊見以求新知久之自當知釋氏萬般指引吾儒開口便見釋氏徹底精微亦儒家所不屑道者爾足下又云近於二程書更覺心適此足下入門之漸而吾道得人之幸也第先入之言主張於內爲力亦難倘於高明未合願姑舍之萬勿援釋合儒爲孔門大罪業今之陽尊儒而陰從釋借儒名以文釋行者自陽明以後更大熾足下才高力强尤大可慮與其似是亂真則不若淨守禪宗借此路亦可淡瀝世味爾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壹

愚按史稱西域人善幻多桀黠自周穆王時有化人來能出入水火王爲築中天之臺以寵之列禦寇之書亦稱西域有聖人不治而不亂或曰是卽佛也漢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佛書然未宣廣明帝遣使之天竺得沙門及其書四十章以來所言皆卑卑苦行於彼法猶無當卽所謂木叉戒者是也魏晉以降訖於齊梁西僧屢至佛說大興而好事者乃剽竊莊老之談托爲竺典以譁於世時則有若佛圖澄鳩摩羅什與僧肇慧遠之徒翻譯



論著無虛日其書有三大藏曰經梵云蘇怛囉曰律梵云毘尼曰論梵云阿毘曇爲部十有二爲卷五千餘嗚乎吾聖人之書不越跋提河而彼之說至克滿所謂五印度可慨也達摩自西來則又立爲教外別傳以救膠縛名相之弊大言曰直指心地見性成佛於是諱佛而言禪諱義而言玄夫玄猶義也禪猶佛也止爭繁簡之間爾六傳至曹溪慧能者大闡其法於嶺南曹溪者彼所謂六祖也自是五宗雲布展轉播弄天下無賢愚貴賤並飯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五

嚮之而佛道益大昌五宗者南嶽瀉仰雲門法眼臨濟是也夫佛者覺也覺其所覺非吾之所謂覺也而顧可以強同乎哉請試論之佛書之多雖浩如烟海而所爲法界津梁宗門寶藏釋子所奉以爲指南者曰金剛心經維摩楞伽圓覺楞嚴號爲禪家六籍亦猶吾儒之六經也金剛經曰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解曰非法則不有非非法則不無有無並無法之極也經又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解曰應於無所住著處生心

也。又曰：金剛般若波羅蜜以要言之，惟在無住相。何爲無住心？地空寂離種種邊，無所執著，何爲無相對境？無情善惡俱忘，不生好惡心。經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解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如水不異水，水不異水；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如水卽是水，水卽是水。此乃一經之要般若之心也。經又曰：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解曰：色不異空，故不生不垢不增空，不異色，故不滅不淨不減。又曰：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五

生死卽涅槃，故不生涅槃，卽生死，故不滅煩惱，卽菩提，故不垢菩提，卽煩惱，故不淨結業，卽解脫，故不增解脫，卽結業，故不減。又曰：此是大部般若六百卷之文心。此心體寂照虛融，靈明洞徹，凡聖該括，真妄同源。維摩經曰：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爲宴坐。解曰：賢聖攝心，謂之內。凡夫馳想，謂之外。言不內不外者，等心內外也。經又曰：法離好醜，法無增損，法無生滅，法無所歸，法過眼耳鼻舌身心，法無高下，法常住不動，法離一切觀行。又曰：非凡夫

非離凡夫法非聖人非不聖人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解曰不捨惡法而從善則一切諸法於何不成諸法雖成而離其相則美惡斯成矣楞伽經達摩以授其徒慧可云是如來心地要門至宋僧正受始註釋之序曰經以楞伽爲名也非人非法以實相爲體也非空非有以佛語心爲宗也非真非妄以自覺聖智爲用也非修非證以生酥爲教相也非乳非酪或又解曰此經實詮圓頓八識洞然號如來藏圓覺經以理教單法爲名大圓覺性爲體凡聖平等爲宗觀行速成爲用方等大乘爲教相經首曰身心寂滅平等本際解曰凡聖身心當體寂滅平等同居圓覺本際經又曰其所證者無得無失無取無舍其能證者無作無止無任無滅於此證中無能無所一切法性平等不壞解曰修證圓覺至此人法兩亡心境俱寂魔佛無二凡聖一如平等頓同永不變壞矣楞嚴經梵語首楞嚴華言一切事究竟堅固乃大定之總名也解曰得此定時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一切事法當處

寂滅卽是常住心性。又曰：無因無行，無修無證，無了不了，大小名相，一切不立。此真首楞嚴究竟堅固者也。六籍之指大要，不過如是。推之十二部五千餘卷之多，亦無有不如是者。蓋六籍猶三藏也。卽如七佛偈，釋氏以爲三世諸佛傳心要，指可敵華嚴偈十萬之多。而叅學家所稱爲禪源者也。毘婆尸佛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尸棄佛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佛幻，出無根無實性。毘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拘留孫佛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身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拘那含牟尼佛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迦葉佛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卽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釋迦牟尼佛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五

曾法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是則七佛之指亦皆如是蓋七偈猶六籍也自餘西佛東祖禪師法嗣各有語錄流行世間試就其中所謂古德尊宿大善知識所以印心傳法之要摘其一二以證之文殊告善住意天子曰虛空界者卽是如來此中無有一物可分別者無著問天親曰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摩訶迦葉偈曰法本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說

卒

法有不法阿難偈曰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馬鳴偈曰隱顯卽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龍樹荅人問佛性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寶誌大乘讚有曰一切如影如響不知何惡何好更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沉浮十四科頌有曰正道邪道不二了知凡聖同途我自身心快樂條然無善無惡南嶽慧思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

布袋有歌曰非聖非凡復若何不強分別聖情孤  
無價心珠本圓淨凡名異相妄空呼清涼澄觀峇  
某問心要書有曰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  
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  
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真妄相待若求真棄妄猶棄  
影勞形若體妄卽真猶處陰影滅是以悟寂無寂  
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心契空有雙融之道無  
住無著莫攝莫收是非兩忘能所雙絕斯絕亦寂  
則般若現前故真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衆生渾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空

然齊致達摩峇太守楊銜之曰須明他心知其今  
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  
是解故稱爲祖銜之請益乃說偈曰亦不覩惡而  
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  
迷而就悟達大道今過量通佛心今出度不與凡  
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僧璨著信心銘有曰至道  
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圓如太虛無  
欠無餘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迷生寂亂悟無好惡  
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

非一時放却。弘忍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印宗問慧能：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能曰：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一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佛性。慧能上座告衆曰：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空

刹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又曰：自性能含萬法，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爲大。又作頌有曰：邪來煩惱至，正來煩惱除。邪正俱不用，清淨至無餘。正見名出世，邪見是世間。邪正盡打却，菩提性宛然。又告衆曰：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又說偈曰：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道

一告衆曰。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又曰。自性本來具足。但於善惡事上不滯。喚作修道人。取善捨惡。觀空入定。卽入造作。雲居峇繼宗曰。汝卽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卽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卽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百丈懷海上堂告衆曰。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舍一法。名爲大乘人。不被一切。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空

善惡空有垢淨。有爲無爲。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爲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又曰。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與諸染法相應。名人天二乘界。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爲。無爲縛脫。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諸妄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黃檗告裴某曰。此心



無始已來、不會生、不會滅、不青、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卽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惟此、一心、卽是、佛利、蹤告、衆曰、自古、及今、未曾、有一、箇凡、夫聖、人出、現汝、前、亦無、有一、善語、惡語、到汝、分上、爲甚、麼故、爲善、善、無形、爲惡、惡、無相、旣已、無我、把甚、麼爲、善惡、立那、箇是、凡聖、臨濟、告衆、曰外、不取、凡聖、內不、住根本、見徹、本法、更不、疑謬、德山、告衆、曰我、這箇、虛空、道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畜

有且不是有道、無且不是無、言凡不凡、言聖不聖、一切處安著他、不得延壽、答人問真心、曰心非有、無有、無不染心、非垢淨、垢淨不染、乃至迷悟、凡聖、行住坐臥、並是妄識、非心也、心本不生、今亦不滅、若知自心如此、於諸佛亦然、佛果告衆曰、若向箇裏、個儻分明、目前無法、胸中無心、上不見諸聖、下不見凡夫、外不見一切境界、內不見眼耳鼻舌身、意便能通、同一切、宗杲、荅會天游、曰此真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

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真  
空妙智亦然生死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  
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又告衆曰平等心  
者善與惡等背與向等理與事等凡與聖等量與  
無量等體與用等這箇道理惟證者方知是則諸  
師之指亦無不如是蓋諸錄猶七偈也統而論之  
彼雖教有頓漸乘有大小法有顯密義有廣略證  
有先後機有淺深而其無上究竟之處不過曰無  
而已矣無無而已矣無無亦無而已矣無之云者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壹

所謂無善無惡與無淨無垢無凡無聖無是非無  
生滅等說是也無則幻幻則空空而不空是曰真  
空空則妙妙則有有而不有是曰明妙菩提正覺  
覺此也大方圓覺覺此也頓悟悟此也漸修修此  
也三世諸佛之所證證此也如來爲一大事出現  
爲此也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之說詮此也西  
佛東祖十地菩薩一切善知識之參學付授印此  
也此者何無善無惡是也然則無善無惡一語非  
禪門統會之一大宗指而何哉若吾儒則第曰繼

善曰性善曰明善曰止至善而已嗚乎釋氏之與  
吾儒同耶異耶其亦可以不辨而較然矣若夫天  
堂地獄利果福田與夫三途六道十二種生等說  
不過以訖惑愚俗鄙俚荒誕尤不足置喙

文之宗統著焉顧統之著也必有聖  
人開其先統之傳也必有賢人承其

學統卷之五十六下終

學統

卷之五十六下 異統

亥

空空則妙妙則有有而不有是曰明妙菩提正覺  
覺此也大方圓覺覺此也頓悟悟此也漸修修此  
也三世諸佛之所證證此也如來爲一大事出現  
不豈以這惑愚俗爾爾野蕪躡我且置也西  
堂頓悟休果顯曰與夫三級六道十二獸生等說  
吾儒同耶異耶其亦可以不辨而較然矣若夫天  
善曰卦善曰心善曰止至善而曰善乎善乎且與

後序

君子之學何事乎將以明道也道非學不明學非道不正學道交修而斯文之宗統著焉顧統之著也必有聖人開其先統之傳也必有賢人承其後而其衰也亦必有命世之哲爲之

學統

後序

一

正其原而障其流然後聖學一脉不至斷絕於天下雖然世運遷流道術遞變盛衰消長存乎其人苟非有定力卓識之儒其孰能起而任之濼川先生以憂世之心著爲持世之言學統一書昭揭日月其功誠高其心亦

良苦矣蓋學者立言非難而躬行爲  
難世豈無博辯之士高譚性命稱述  
聖賢而人莫之信者言行相違也先  
生自通籍至宰輔三十餘年由身心  
意知以達於家國天下無一事不本  
之學無一念不體諸道措之躬行者  
既真純完備發而爲詞宜乎其正大  
切至俟之百世而莫能易也孔子曰  
有德者必有言信哉其有言也易曰  
修辭立其誠信哉其立誠也世之人  
苟能細讀是書尊吾道者可以蹶然  
而興叛吾道者亦可以幡然而悟矣

然則人謂孟氏之功不在禹下今先生之功豈在孟氏下哉謹序

康熙二十四年歲次乙丑仲秋吉日  
閩漳後學李贊元百拜題於金陵  
之遯園



學統

後序

三

後序

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學而已矣學  
不明則道不著卽人心亦無由而得  
正故欲明道者當先明學欲明學者  
當先明統此從古聖賢日皇皇從事  
於斯而有所不能已也濼川熊先生

學統

施後序

一

固天特命以任斯道之責者也先生  
憂天下之學術紛紜靡定作學統一  
書以正之蓋先生之學以明善爲宗  
故是書之作以明統爲要夫明統卽  
明善也善明則統明統明則善益明  
矣且善者卽天理也天理旣明如權

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如度量設而不可欺以長短合此則是不合此則非是是非豈復有毫釐之差哉維先生讀書十萬卷上下數千載其間列聖諸賢之宗派與夫二氏百家之底蘊莫不嚴辨而論定之而悉本於天理之至公大哉是書其卽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之意乎是書出而數千年人物之盛萃於斯數千年儒先之論決於斯使人一見而知正者當崇邪者當戒斷不可容一毫含糊混淆於其間真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



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孟子曰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予亦曰  
熊子成學統而異端邪說息將正學  
以明大道以著先生之功於是乎與  
天壤齊量矣

璜

不敏從事於斯道者

學統

施後序

三

有年今幸親炙先生與聞大義故拜  
手稽首而識於篇末以告世之君子  
凡讀是書者宜優游涵泳默識心通  
以造其微慎勿爲異學所惑以負先  
生明道立教之苦心哉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十月新安後學

陸施璜謹識於紫陽書院

先生講學數十年著書數十萬言發



明精義甚廣其為迷途之先導者則

在學統一書其書別為五統以示偏

全辨是非別同異而其大旨其深憂

學統

施後序

四

手稽首而識於編末以告世之君子

凡讀是書者宜優游涵泳默識心通

以造其微慎勿為異學所惑以負先

生明道立教之心也



康熙黃鶴齋張熱野書刻新安後學

跋  
先生講學數十年著書數十萬言發明精義甚廣其爲迷途之先導者則在學統一書其書別爲五統以示偏全辨是非別同異而其大旨其深憂則又在陽儒陰佛之徒流弊日深爲

學統

徐跋

一

心腹之害辨之甚精言之甚切先生誠有功於聖門矣

秉義

不敏幸及先

生之門竊聞先生之學以明善爲本以主敬爲要夫心性之理雖有仁義禮智之別而善其根也學問之功雖有格致誠正之次而敬其樞也聖人

與人同者善也盡人可以克念而作  
聖者敬也苟明乎善則不流於禪寂  
矣苟一於敬則不至於無忌憚矣先  
生得孔孟之真傳者以此發象山姚  
江之隱疾者以此學者研究於斯由  
正以趨不爲異端邪說所動學爲聖  
賢不難至也其有至與不至者則存  
乎力與不力而已願與學者共勉之  
無負先生之意也

丙寅孟夏崑山門人徐秉義敬題

學統

徐跋

二



政

天下不可一日無道斯道不可一日  
無統道之存亡係乎統統之絕續係  
乎學學統卽道統也總之存乎其人  
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開萬世道  
學之宗斯文炳如星日莫或有竊之

學統

周政

一

者自姬室式微邪說寢熾統系不絕  
如綫篤生孔子上接列聖爲斯道之  
主傳至子輿氏繼往開來力閑吾道  
厥功甚偉而其事更難矣迨淹中稷  
下八儒三墨漆園黍谷名法兵農之  
流爭鳴輩出而道統幾爲天下裂若

董韓諸子羽翼經傳斯文僅續有宋  
理學最盛濂洛關閩諸君子後先輝  
映鄒魯之緒庶幾如日中天而象山  
一派復行爲新會姚江之說浸淫異  
端爲害尤酷嗚乎道統存亡絕續之  
機豈不以人哉孝昌先生研極淵源

學統

周政

二

參酌同異慨然以斯道爲己任撰述  
學統一書標舉正脈條晰的派闢邪  
崇聖倍極苦心道大而旨約文質而  
義精嗚乎盛哉蔑以加矣蓋先生誠  
意正心從察識而勵躬行內聖外王  
明體達用見諸經綸匡濟者已播朝

野茲復以微言遠論表彰絕學人心  
賴以正世道賴以隆其爲功業亦豈  
在禹下哉銘不敏侍側請益稍知祈  
嚮於是書之成也敬跋數語以告天  
下後世云

康熙二十四年歲次乙丑陽月吉日

學統

周政

三

石城受業周銘拜題



政

天下之理不是則非是非一定邪正  
乃明決無二者并立之途可以供小  
人無忌憚之口實此澗川先生所以  
有學統之作也東周之季孔子以天  
縱至聖謝不自居而循循然從事於

學統

劉政

一

下學其繫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厥後孟氏  
七篇宗旨專主性善其義蓋本於此  
然則孔孟所以爲學者無他不過格  
物致知戒懼慎獨以完其本善之性  
而已矣戰國以還言性之家愈紛而



學之爲統益大亂彼老莊楊墨猶曰  
其門戶異也申不害荀卿楊雄之屬  
猶曰其徒與少也若持其偏駁陽竊  
吾儒之名而陰亂其真則莫如宋之  
象山明之陽明爲最烈俗儒稽考不  
精往往襲晚年定論之繆不難厚誣

朱子而又從中兩可之調停包荒遂  
使濂洛關閩之正傳坐受其搖撼而  
不之覺嗚乎其亦小人之尤而與於  
無忌憚之甚者哉先生學究天人功  
流社稷主張斯道垂三十餘年自其  
爰立之先天下已翕然嚮風守其成

說皆知異學之害道心誹而力攻之者不勝枚舉而先生猶懼邪說之入人深也退居之暇創爲學統一書斷自孔子以來分爲五類辭理嚴正條緒井然是非同異辨之不遺餘力近之可以定一世之指歸遠之可以釐

學統

劉政

三

千秋之學脉雖使孔孟復生蓋亦莫之或易矣嗚乎斯真世道人心之大幸也與 昔

康熙歲次乙丑中秋後二日西澗受

業劉然頓首拜藁



07585

